

《莳萝泡菜》的叙事策略

王奕奋

(闽江学院 福州 350108)

[摘要]短篇小说作家凯瑟琳·曼斯菲尔德是英国现代主义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作家之一。本文从叙事视角转换及其效果这两方面来分析她的短篇小说《莳萝泡菜》。

[关键词]凯瑟琳·曼斯菲尔德;《莳萝泡菜》;叙事视角;效果分析学

[DOI] 10.12252/j.issn.2096-627X.2021.06.234

一、引言

凯瑟琳·曼斯菲尔德(1888-1923),英国著名短篇小说作家,她在不同时期的作品中运用了不同的叙事方法,为现代小说注入了生命力。她的短篇小说“对英国短篇小说的实验改革起了开拓作用。……她的创作表明,在落后于欧洲大陆多年之后,短篇小说作为一门独立艺术终于在英国进入成熟阶段。”^{[1] (p603)}

“‘视角’或‘叙述视角’指叙述时观察故事的角度。”^{[2] (p78)}申丹提出,应区分第三人称叙述中两种不同的‘限知视角’。其一,全知叙述者‘选择’仅仅透视主人公的内心,对其他人物只是‘外察’。所谓‘限知’,是叙述者选择性地限制自己的‘内省’范围,这种模式可称为‘选择性全知’。其二,全知叙述者用人物意识替代自己的意识来聚焦,人物的感知本身构成叙述‘视角’,所谓‘限知’,是人物自己的视野有限,这种模式可称为‘人物有限视角’。^{[3] (p163)}

二、叙述视角分析

《莳萝泡菜》(1917)是曼斯菲尔德创作中期的一部重要作品,描述了男女主人公六年之后再次重逢的故事。小说中全知叙述者的内省范围基本局限于女主人公维拉,而对男主人公“他”只是外察,故而属于“选择性的全知”。在叙述中,全知叙述者常常转用维拉的有限视角,形成两种视角之间的相互转换。

小说开篇是受限制的全知叙述者的叙述视角:“六年后,她又看到了他。”^{[4] (p216)}接下来转用维拉的有限视角,他没认出她来,维拉觉得“真叫人不可相信!他竟不认识她了!”^{[5] (p216)}言下之意,二人过去关系密切,男子不该认不出她来。二人坐下聊天,期间男子打断维拉的话,这时维拉笑了,“但她心里却在想,她才清楚地记着他这套花招呐,——打断她的话的花招——六年前,就是这样老惹她生气来着。”^{[6] (p217)}通过她的有限视角,读者可以了解六年前男子就有老打断她说话的坏毛病,体现了他以自我为中心的性格。

男子说起二人在邱园度过的下午,维拉熟知各种植物,男子却所知甚少,由此暗示二者的经济地位和家庭背景有所不同。此时视角悄悄地由全知视角转向维拉的有限视角,“然而,那天下午在她心中留下的却是在茶桌旁的一幕可笑的情景。……可她却多遭罪。”^{[7] (p218)}男子不顾礼仪,疯狂地拍打

黄蜂的一幕,让她觉得颜面尽失,由此可见男子当年的不成熟以及二人的教育和成长背景的差异。并通过她的旁知视角对男主角进行观察:“他现在看来无疑比那时好得多了。”^{[8] (p218)}他神情自信,衣着体面,还掏出考究的香烟。“他一定还赚了钱。”^{[9] (p219)}维拉悄悄总结。

接下来转为全知叙述者客观的叙述。男子提起俄罗斯的旅行,还提起最近三年到过许多国家。他的话激起了维拉对旅行的渴望,“她觉得,一直沉睡在她胸中的那头怪兽在动了,伸懒腰了,打呵欠了,竖起耳朵了,它忽然一跳而起,瞪着一双渴望、饥饿的眼睛,直盯着那些遥远的地方。”^{[10] (p219-220)}这里作者又转而运用了第三人称有限视角,用暗喻的修辞手法,对聚焦人物维拉听完男子的话后的内心感受做出了充分而又生动的展示。她由于经济或健康的原因,无法实现旅行的愿望,这份渴望一直埋藏在心里,现在这份渴望苏醒了。

然后是故事外的叙述者描述二人的对话,维拉卖了心爱的钢琴,暗示她的生活不如从前悠闲充裕,其间叙述视角不止一次由全知视角悄悄转向第三人称有限视角,聚焦维拉的内心。男子说起船夫曲时,她在心里弹奏起来;男子说起伏尔加河上的生活时,她仿佛又听到了高昂的船夫曲,看到了船和两岸的树木;男子说起黑海边的野餐时,她也仿佛身临其境。作者通过维拉的有限视角展现她丰富的内心世界,使读者进一步了解她:她的沉静内敛,她丰富的想象力,对音乐和美的敏感,对大自然的向往,对俄罗斯异域文化的热爱。

“(1)谈话停顿了,他们互相看了看。(2)以前,当他们像这样互相对看的时候,他们觉得相互之间是那样无限了解,他们的灵魂似乎互相搂抱在一起,跳进同一个海,就像悲伤的情人那样,心甘情愿地溺死。(3)可是现在,令人惊讶的是,他退缩了。”^{[11] (p221)}这里的第一句话是全知叙述者进行的客观叙事,第二句继续采用全知视角融入他们共同的回忆,从中读者可领略到他们以前心意相通、情意融洽的时刻,理解了维拉面对男子不能完全无动于衷的原因。第三句叙述者则采用了维拉的有限视角,她对男子和当年迥然不同的态度表示惊讶,暗示了这次重逢的结局不那么美好。

全知叙述者继续描述,男子说起那个夜晚,接着叙述转为有限视角聚焦在维拉脑海中的那一幕:当时他看着她吃着昂贵的鱼子酱,又艳羡又震惊,还在一旁算着账,暗示了两人当年

家庭经济背景的悬殊。男子又说重读当年维拉写给他的分手信时却忍不住发笑。全知视角又不留痕迹地转换成维拉的限知视角：“她现在明白了，他一直在嘲弄她。”^{[12] (p223)}于是她作势欲走。他恳求她留下，“他从桌上抓住了她的一只手套，紧紧地捏着它，仿佛那样就抓住了她似地。”^{[13] (p223)}这里叙述者通过维拉的视角对男子进行了观察，后半句显然是维拉内心思想的一种体现，是她对男子的情感的揣摩，她想象着男子像自己一样余情未了，渴望和她破镜重圆，而故事的结尾表明这只是她的一厢情愿，男子依然和六年前一样以自我为中心，心里只有他自己。

“‘一点没有，’她撒了个谎。但当她望着他把她那只手套从手指头间拉出来的时候，她的怒火真的渐渐地、渐渐地消失了，除此以外，这当儿，他看上去更像六年前的他了。”^{[14] (p223)}在这一段中，先是全知叙述者描述维拉的语言；接着转为限知视角描述她的内心：她承认自己是在撒谎；再转为全知视角描述她的动作；又再转为限知视角聚焦她的内心感受：她的怒火渐渐消失了。男子的一个小动作轻易地浇灭了维拉的怒气，她的情绪依然轻易地被她影响，由此可见他在她心中仍有一席之地，他于她而言仍是与众不同的，同时为下文她的内心独白埋下伏笔。

全知叙述者继续叙述。当男子说他愿意变成一条魔毯保护维拉，她心中的怪兽又蠢蠢欲动，她对她的感情又苏醒了。男子继续说维拉是世界上“唯一真的确实活着的人”^{[15] (p223)}，这话令她动容。接下来作者采用了一段自由间接引语让维拉做了内心独白：“哎，老天！她干了什么啦！她怎么竟会这样抛弃她的幸福。这人可是唯一了解她的人啊。太晚了吗？可能太晚了吗？她是他手指头里捏着的那只手套啊。……”^{[16] (p223)}这里同样采用了第三人称有限视角，生动地展示了聚焦人物维拉在听到男子的动人言语后的内心感受。她的意识流动表明她对六年前拒绝了男子深感惋惜和懊悔，她想和男子重续前情却又担心为时已晚。她的感情越强烈，结局的失望产生的落差就越大，给读者的意外就越强烈。

全知叙述者的客观叙事继续进行。男子说自己维拉一样都没有朋友，依然孤身一人，是因为他们二人都自私自利，心里容不下别人。话音未落，维拉已经起身离去，男子坐在那里一脸愕然，但仍不忘提醒侍者奶油没动过不能算在账单里。全知视角的描述结束了全文。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男子的形象跃然纸上。

三、效果分析

第一，避免了过于繁琐的叙事。作者只对女主人公维拉进行内聚焦叙述，避免了对所有人物面面俱到的内心描写，在短篇小说有限的空间里，突出了重点，节约了叙事时间。

第二，制造了悬念，引发读者的阅读兴趣。由于作者没有

透视男子的内心活动，令读者无法得知他的真实想法，只能根据人物有限视角和选择性全知视角的描述，推测他对维拉的感情以及是否愿意和她破镜重圆，这短暂的悬念无形中调动了读者的阅读积极性。而维拉突然离去、故事戛然而止的结局又和读者的推断产生了落差。“而叙述者和读者所见与主人公所不见形成的戏剧反讽营造出巨大的叙事张力，引发了读者更为强烈的阅读期待。”^{[17] (p46)}

第三，控制了叙事距离，暗示了作者对待人物的态度。由于全知叙述者仅揭示维拉的内心活动，读者对男子的内心活动不甚了解，因此倾向于同情维拉。虽然男子把握了话语权，发言的语篇长度大大超过了维拉，作者却没有对他进行内聚焦的心理描写，甚至连他的名字都没有提及。维拉虽然语句简单短小，却有多处大段的心理描写。由于读者通过维拉的眼光来观察，可以直接体会她的内心活动和感受，因此容易和她产生共情，倾向于站在她的立场上看待问题。“通过连续透视维拉的内心世界，作者有效地调节了叙述距离，使得读者和维拉的距离逐渐拉近。”^{[18] (p96)}在靠近维拉的内心世界的同时，叙述者在情感上和男子保持了一定的距离，这也“暗示着‘受限制的全知叙述者’和人物叙述者维拉一样，始终进入不到男方的内心世界，在其内心深处，其实是没有人物叙述者维拉的一席之地的”。^{[19] (p75)}

通观全文，全知视角和维拉的有限视角巧妙交融，叙述将男子外在的语言和维拉的内在意识流动结合在一起，全知叙述者巧妙地利用旁观视角与人物有限视角之间的反差突出了小说的主题：现实的无情和爱情的幻灭。

参考文献

[1] 侯维瑞. 英国文学通史[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9.

[2] [3] 申丹. 叙事、文体与潜文本——重读英美经典短篇小说[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英) 凯瑟琳·曼斯菲尔德. 曼斯菲尔德短篇小说选[M]. 陈良廷, 等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3.

[17] 周佳媛. 视角转换与多重象征: 《求职女》中的隐性读者交流[J]. 豫章师范学院学报, 2021, (4).

[18] 王荣飞. 《苜蓿泡菜》的叙事艺术探析[J]. 济南职业学院学报, 2011, (10).

[19] 徐晗. 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短篇小说叙述艺术论[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8.

作者简介:

王奕奋, 女, (1976-), 文学硕士, 闽江学院讲师, 研究方向: 英美文学。